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商品虛構到批判論述分析重新發現博藍尼的方法

From Commodity Fi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Rediscovery of Karl Polanyi's Method

doi:10.29816/TARQSS.201209.0005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8), 2012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8), 2012

作者/Author : 許甘霖(Kan-Lin HSU)

頁數/Page : 171-18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201209.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商品虛構到批判論述分析 重新發現博藍尼的方法* 許甘霖**

From Commodity Fi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Rediscovery of Karl Polanyi's Method by Kan-Lin HSU

關鍵字：博蘭尼、經濟社會學、虛構商品、雙重運動、批判論述分析

Keywords: karl polanyi, economic sociology, fictitious commodity, double movemen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收稿日期：2011年02月19日；接受日期：2011年10月31日。

Received: February 19, 2011; in revised form: October 31, 2011.

* 本文曾以〈健康虛構與生活形態醫療市場：一個博藍尼取向的嘗試〉為題發表於「社會理論工作坊」(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2008.9.28)，修改過程中感謝周平、黃駿、鄭陸霖教授，三位評審，以及Leiden大學博士生鍾瀚樞的寶貴意見。

** 服務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407台中市港路三段181號

E-mail: kanlin@thu.edu.tw

摘要

「虛構商品」是 Karl Polanyi 知識遺產裡最具啟發性的概念之一，也是其整體性分析的鋒銳。本文聚焦於 Polanyi 作品中一個與虛構商品有重要關聯卻未受重視的「商品虛構」概念，透過對這個概念的進一步釐清，重新發現 Polanyi 作品中的方法。作者認為，虛構商品體現了實質經濟與形式經濟學間在歷史上的偶連性相符，而商品虛構或商品框構則是這種相符得以實現的論述運動。商品虛構的重新發現揭示了 Polanyi 整體性方法學中長期被忽視的論述分析面向，同時也指向一個 Polanyi 式論述分析的可能性。

Abstract

“Fictitious commodity” is one of the most heuristic concepts and critical edge in Karl Polanyi’s integral analysis. This note aims to re-discover Polanyi’s method inherent in his works by focusing upon the concept “commodity fiction” conventionally ignored yet significantly relevant and analytically complementary to “fictitious commodity.” “Fictitious commodity” embodies the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coincidence between substantive economy and formal economics, while it was the discursive movement of commodity fiction that made the coincidence possible. A preliminary elaboration of the concept “commodity fiction” thus reveals in Polanyi’s integral methodology the discourse analysis aspect and suggests a Polanyian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iriti

前言

Karl Polanyi 最重要的知識遺產是對市場經濟的整體性分析，這個整體性分析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概念：社會鑲嵌性 (social embeddedness)，即經濟活動嵌置於社會制度而獲得統整性的過程；雙重運動 (double movement)，即市場持續擴張，而社會同時抑制市場擴張的保護性反向運動 (protective countermovement)；以及虛構商品 (fictitious commodities)，即非為出售而生產，卻具有市場價格而能夠買賣的產品 (許甘霖，2008)。

筆者認為，「虛構商品」是 Polanyi 最具啟發性的概念之一，也是其整體性分析的鋒銳。然而，由於對「商品虛構」這個概念的忽略 (甚至混淆)，因而錯失了 Polanyian 取向中固有的論述分析向度。底下先概述虛構商品如何體現“economic”的雙重意義，即虛構商品的二重性，接著透過所謂的“Offe 的悖論” (Offe's paradox)，說明 Claus Off 如何以 Polanyi「勞動作為虛構商品」修補 Marx「勞動的二重性」，進而以「勞動作為虛構商品的二重性」為切入點分析西方福利國家的矛盾；接著檢視 Polanyi 著作中的「商品虛構」概念¹，指出 Polanyi 整體性分析中隱含的批判論述分析面向；最後總結前述討論，勾勒一個以商品虛構為切入點的 Polanyi 取向之批判論述分析的可能性。

一、虛構商品與“economic”的雙重意義

Karl Polanyi 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01[1957]) 裡指出，迄我們這個時代為止，市場只是經濟生活的附屬，而無所謂的自

1 “Commodity fiction” 漢譯繁體版譯為「虛構的商品」、「視土地與人為商品的假定」及「虛構之商品」等 (如《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遠流出版社，1989，頁 151、228、313)；漢譯簡體版則譯為「虛構商品」或「商品化虛構」(《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頁 63、113、166)。

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且「自我調節」的觀念也不符合當時的發展趨勢。他總結這個市場經濟背後的一些**不尋常的預設**：首先，市場經濟是個只受市場控制、調節及引導的經濟體制，財貨生產及分配的秩序完全委諸這個自我調節的機制；所有的生產都以市場出售為目的，而收入也全都來自市場銷售；工業生產的諸要素各有其市場，包括勞動、土地及貨幣，而用來指稱這三種商品價格的術語分別是工資、地租與利息。其次，這些術語表明了「價格形成收入」(prices form incomes)：利息是使用貨幣的價格，構成貸方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價格，構成出租人的收入；工資是使用勞動力的價格，構成出賣勞動力者的收入；物價形成企業服務提供者的收入。所謂利潤的收入，則來自產品價格與生產該產品所需財貨價格間的差異。若這些條件被滿足，則所有的收入皆來自市場的銷售，而收入也足以購買所有生產出來的財貨。(Polanyi, 2001[1957]: 71-72)

Polanyi認為，除非社會以特定方式從屬於自我調節市場的各種需要，否則這樣的制度模式無法運作：市場經濟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中，因為市場經濟必須包含工業生產的所有要素，包括勞動、土地及貨幣。然而，勞動與土地不過是每個社會皆有的人類本身及其存在的自然環境，將之納入市場機制意味**使社會自身的意義從屬於市場的規律**。Polanyi指出，正是**藉助商品概念**(with the help of the commodity concept)，市場的機制才能與工業生活的種種要素相適應：商品是以市場銷售為目的而生產的物品，而市場則是買賣雙方的實際接觸點；工業生產的每個要素都能視為商品，受價格與供需機制的導引。這意味著每個要素都有其市場，並在各自市場中都被整合入供需的網絡，也都有與其供需相互影響的價格，而無數的要素市場進而交互連結成一個大市場(One Big Market)。(Ibid.: 74-5)

這樣的從屬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Polanyi認為關鍵在於：

airiti

勞動、土地及貨幣都是工業的基本要素，也必須在市場中被組織起來，而這些市場實際上也構成整個經濟體系的絕對重要部分。但勞動、土地及貨幣顯然不是商品，任何被買賣的事物必定是「為銷售而生產」(produced for sale)的假定(postulate)對它們而言是絕對不正確的。換言之，根據商品的經驗性定義它們都不是商品。勞動只是與生俱來的人類活動之別稱，非為出售而是出於截然不同的理由而生產出來的，且這種活動也無法脫離生命的其餘部分而儲存起來或進入流通；土地只是自然的別稱，並不是人為製造的；最後，真實的貨幣只是購買力的表徵，基本上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藉由銀行業務或國家財政的機制才存在。換句話說，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商品描繪」(commodity description)完全是虛構的(fictitious)。(Ibid.: 75-6；我的強調)

正是藉助商品概念而來的虛構，勞動、土地與貨幣的實際市場才得以組織起來：它們在市場上實際被買賣，有真實的供需量，**就事實而論**(*ipso facto*)，任何會阻礙這類市場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將危及這個系統的自我調節。而**商品虛構**(commodity fiction)則為整個社會提供一個**幾乎以各種不同方式影響其所有制度的重要組織原則**(vital organizing principle)；根據這個原則，任何可能妨礙市場機制順著商品虛構方式實際運作的事物和措施，都不應被容許存在。

Polanyi嚴厲批判關於勞動、土地與貨幣的商品假定，因為若是讓市場機制主導人類命運和自然環境，甚至購買力及其運用，將會導致社會的瓦解。(Ibid.: 76)這個批判的論據，來自Polanyi對“economic”之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substantive/formal meanings)的區分。Polanyi認為，考察經驗性經濟體(empirical economy)最大的阻礙，是“economic”之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被天真地**混淆**起來：

“economic”之實質意義源於人類生活對自然和同伴的依賴。它是指人與其自然和社會環境之間的互相轉換(interchange)，進而提供人類滿足物質想望的手段。

“economic”之形式意義源於手段—目的(means-ends)關係的邏輯特性，常見於「簡約的」(economical)或「節約的」(economizing)這類詞語。它指的是這樣一個明確的選擇情境，亦即因為手段不足而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用途之間進行選擇。如果我們把決定手段選擇的規則稱為理性行動(rational action)的邏輯，則或可用個權宜的術語來指稱這個邏輯變體，即形式經濟學(formal economics)。

(1968[1957]: 139-140)

Polanyi認為，形式意義源自邏輯，指的是在不充分手段的不同用途間進行選擇的一組規則，是心靈的法則。而實質意義源自事實，指的既不是選擇也不是手段的不足，因人的生計(livelihood)不見得涉及選擇，即使存在選擇，也未必是受限於手段的稀缺，這是自然的法則。“economic”的這兩種根本意義，就語意而言處於對立且毫無共通之處。然而，由於近兩個世紀以來西歐和北美出現一種定價市場體系(system of price-making markets)所支配的經濟型態，格外適用以形式意義為基礎的方法，“economic”之形式與實質意義才得以相符(coincide)。(Ibid.: 141)

筆者將“economic”之形式意義與實質意義在歷史上偶連的、體現為虛構商品的巧合相符，稱為「**虛構商品的二重性**」(the duality of fictitious commodity)：虛構商品一方面是心智建構的事物，具有價格而可以在市場上買賣，另一方面則是人與自然的別稱，其生產的目的不是銷售，而是人類為生計而與自然互動的事實。如底下Claus Offe所展現的，正是這個虛構商品的二重性使Polanyi的「虛構商品」得以銜接Marx「勞動的二重性」。

二、勞動作為虛構商品的二重性：Claus Offe 的重建

勞動二重性(the twofold nature of labor)的命題，是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樞紐²，也是Marx的勞動價值理論(labor theory of value)及批判商品拜物教的主要論據。部分由於過度強調經濟基礎的生產領域、部分由於Marx勞動二重性這個命題的侷限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到1970年代Miliband與Poulantzas有關資本主義國家的辯論前，對勞動市場及國家政策的分析並沒有甚麼引人注目的進展(Block, 1987: 6)。從前述的Polanyian角度視之，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二重性質，其實不過是另一種版本的形式經濟學：過於強調勞動之創造價值的面向，而忽略勞動的實質意義，即人類據以生存，具有多重目的、出於多樣動機，並表現為多種形式的活動；就像《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裡所描繪的日常生活，以及女性主義所批判的被排除於經濟範疇之外的家務勞動、生殖勞動及情緒勞動等等，就不在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之內。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Polanyi會刻意強調其虛構商品與Marx商品拜物教無任何共通之處³：Polanyi體認到，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缺陷在於其唯經濟論的謬誤(economistic fallacy)一賦予經濟一個相較所有其他人類行為領域更優先的分析地位與歷史地位(Block and Somers, 1984: 48)。若將Polanyi的勞動看成同時體現了實質意義和形式意義的虛構商品，並與Marx的勞動二重性加以對照，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勞動作為虛構商品」的指涉涵蓋實質意義，因而範圍比勞動二重性「更為寬廣」。(表一)

2 「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後來表明，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徵。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twofold nature)，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Marx 1990[1867]: 44-55)

3 Polanyi特別指出：「Marx關於商品價值的拜物教特徵的論斷所指涉的是真實商品的交換價值，與本文討論的虛構商品毫無關聯」(Polanyi, 2001: 76n)

(表一) 勞動作為虛構商品及其二重性：Polanyi 與 Marx 的比較

勞動作為虛構商品 (Polanyi)		勞動的二重性 (Marx)	
形式意義	不是為了出售而產出，卻具有市場價格而可以買賣	抽象勞動：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形成交換價值。	具體勞動：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之耗費，形成使用價值。
實質意義	具多重目的、出於多樣動機及表現多種形式，且未必形成使用價值的人類活動。		

Claus Offe 敏銳地抓住 Polanyi 與 Marx 的差異及該差異的重要意義，以 Polanyi 的虛構商品來修補 Marx 的勞動二重性，進而對西方福利國家的危機提出有力的分析。Offe 表示，Polanyi 對雇傭勞動過程的古典馬克思主義之重構，深刻影響他以矛盾的概念來分析福利國家⁴，Polanyi 指出：

雇傭勞動被視為彷彿是一種商品，但實際上卻不是一種商品，這部分是因為勞動不能與其擁有者分離開來。同時也出於雇傭勞動與其他商品的不同，即雇傭勞動的數量、性質、時間和地點主要不是取決於市場合理性的準則。在早期對福利和社會政策系統進行的研究中，Polanyi 指出，一個以「虛構」商品形式的勞動力為基礎之社會，必然有賴於非商品化 (non-commodified) 的支持系統。這些系統的功能是維持及提高於處於勞動「市場」買賣期間外的勞動力。我認為這是個關鍵的論點。

……Polanyi 指出，「福利」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新近發展，像是勞動力絕對剝削時期之後出於某種慈善原因而存在的。相反，「福利」制度是勞動力商品化的一個先決條件。我認為「福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是矛盾性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

4 Offe 將矛盾 (contradiction) 簡要地界定為：「社會結構之特定必不可少的要素，由於彼此不一致而無法整合起來；亦即，因為使社會結構存活的必要元素同時也使其存活成為不可能，而使自身陷於癱瘓」的一種狀態 (Offe, 1984: 262)。

非商品化制度的支持架構對將於將勞動力當作彷彿是商品來使用的經濟系統而言，是必要的。(Offe 1984[1982]: 262-263；粗體為我的強調)

作為虛構商品勞動力雖然是在市場上買賣，但卻必須藉由市場以外的、非商品化的制度(如家庭)才得以再製出來，因而社會政策的功能即是確保勞動力作為虛構商品得以再製的諸社會條件。這也是福利國家令人尷尬的秘密：

儘管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影響很可能是破壞性的(這是保守主義分析努力證明的)，然而廢除福利國家的影響卻將是摧毀性的(這是保守主義批判有系統加以忽視的)。由此產生的矛盾就是：儘管資本主義不能與福利國家並存，然而資本主義又不能沒有福利國家。(1984[1980]: 153；原來的強調)

這個「福利國家的矛盾」之命題，即有名的。「Offe的悖論」(Offe's paradox)。而其論據，則是勞動作為虛構商品的二重性。

三、商品虛構與市場心態

前面透過 Claus Offe 的重構指出：Polanyi 整體性分析的核心概念是虛構商品，而其重要意義在於虛構商品所體現的實質與形式意義的二重性。此外，還有一個與虛構商品關係密切但未獲得足夠重視的概念，即商品虛構(commodity fiction)⁵。釐清這兩個概念間的區別與關聯，有助於拓展 Polanyian 整體性分析的縱深。

5 少數的例外是 Buğra (2007)，作者明確無誤地使用商品虛構，但並未特別聚焦說明。

《鉅變》出版後不久，Polanyi在一篇題為〈我們過時的市場心態〉(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1968[1947])的短文中，以相當長的篇幅討論商品虛構⁶。Polanyi認為，機械時代(The Machine Age)的驚人成就乃出於人類主動、狂熱地臣服於對機械的需要。為了擴展使用精巧有力機器的範圍，我們將人類社會轉為一個諸市場的自我調整體系(self-adjusting system of markets)，並在這個獨特的創新裡鑄鑄我們的思想與價值，而此時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機械社會中安頓人類生活。Polanyi如此描述當時的處境：雖然工業文明尚未摧毀我們，我們不會也不應自動拋棄使環境愈來愈不自然的各種活動，但若人類若要繼續存活，必須解決的問題，便是在這種環境中使生活適合人類存在的條件。Polanyi認為，繼承(以過度簡化觀點看待經濟體系在社會中之功能與角色的)市場經濟的遺產，已讓我們變得愚蠢。若要克服當前危機，就必須對人類世界採取一種更為現實的觀點，據以形塑我們的共同目標。(Ibid.: 59-60)

在Polanyi看來，機械時代的第一階段已近尾聲，市場體系也開始走下坡，但我們的實踐哲學卻被這個壯闊的歷史事件定了型，而有關人與社會的奇談怪論也成了流行和定理。就人而言，我們習於接受這樣的成見：人的動機有「物質的」及「理念的」之分，且日常生活是被物質動機的誘因所組織起來的；功利的自由主義與通俗的馬派都喜歡這種觀點。就社會來說，類似的教條認為社會制度由經濟體系所決定，而這種看法在馬派陣營比自由陣營更為流行。Polanyi認為，這兩種宣稱只在市場經濟之中才能成立。以此觀點審視過往社會已不恰當，以之設想未來社會更為錯謬，但在當前各種學派的影響和各式權威的強化下，一時現象竟被視為永恆法則。Polanyi指出，要克服這種招縮我們心智與靈魂、增加自救難度的教條，必須改革我們的意識。(Ibid.:

6 自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初版以來，索引中 commodity fiction 與 fictitious commodity 都是分開臚列的，顯見 Polanyi 對 commodity fiction 的特別重視。

60-61)

Polanyi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對先前環境來說是個巨大的斷裂，一種連鎖反應如此開始：過去僅僅是孤立的各種市場被轉變成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在這個新的經濟中，一種新的社會誕生了。其中的關鍵一步如下：

勞動與土地被轉為商品，亦即，它們被當成彷彿(treated as if)是為了出售而生產的來對待。當然，它們實際上並不是商品，因為它們完全不是為了出售而生產的(如土地)，即便被生產出來，也不是拿來賣的(勞動)。未曾有過的有效虛構被發明出來了。透過土地與勞動的自由買賣，它們被委諸市場機制。勞動現在有了供給與需求，土地亦然，結果，使用它們的市場價格出現了。勞動與土地有著自己的市場，像是嚴格意義下的商品(commodity proper)。只要我們記得勞動與土地分別只是人與自然的別稱，就可想見這一步跨距之大。商品虛構(the commodity fiction)將人與自然的命運拱手交付給一個循自己軌道運轉、受自己規則支配的自動操作裝置。(Ibid.: 61-62；粗體原作者強調，底線筆者強調)

Polanyi認為這樣的事前所未見：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新型社會，將經濟或生產體系託付給一個自動機制，該機制進而控制人類的日常活動與自然的資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制度明確區分開來的經濟領域(economic sphere)於焉出現。然而，這種功利主義的轉向，完全扭曲了西方人對自身的理解。這個「經濟動機」組成的新世界其實出於悖謬：沒有哪種人類的動機本身(per se)是經濟的，也沒有所謂自成一類的經濟經驗(sui generic economic experience)。十九世紀將飢餓與獲利設想成「經濟的」，其實是市場經濟下的生產組織(Ibid.: 62-63)。Polanyi指出：

我們關心的不是實際的動機和企業的心理學，卻是假定的動機與企業的意識型態。正是在後者而非前者的基礎上，有關人性的看法建立起來。一旦社會認為它的成員理應表現出某種明確的行為，而當前制度又大致能強化這種行為，那麼對人性的看法將會反映出這種設想，無論現實是否如此。結果，飢餓與獲利被定義為經濟動機，而人則被假定為在日常生活中汲汲於此，其他的動機因而自其平凡的存在中被移除而變得虛無飄渺。(Ibid.: 69; 粗體原作者強調，底線我的強調)

對「人類個體天生精於估算並追求經濟收益」的偏見，正是Polanyi「市場心態」一辭所要表達的，也正是這種市場心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迫切性引起Polanyi對方法學的重視(Stanfield, 1986: 32)。Polanyi呼籲回復諸動機的統整性(unity of motives)，重新將經濟系統包納於社會之中，並以創造性的方式讓生活適合工業環境。他看到美國試圖解決工業文明問題有兩個陣營，其一認為整個社會應該更緊密地順應經濟體系，而對立陣營則訴諸民主社會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計畫性干預。Polanyi肯定後者體現了複雜社會中的自由，但強調：除非堅持人與社會的**整體觀**(total view)，否則仍將徒勞無功。(Ibid.: 72-73, 76-77)

從前述段落看來，虛構商品與商品虛構明顯分屬不同的**語義層次**。虛構商品為非以出售為目的而生產，卻有市場價格而可以買賣的事物(勞動、土地、貨幣)，而**商品虛構**則是將非商品「當成彷彿是為了出售而生產的來對待」，是市場心態的**實踐和體現**。Polanyi在不同的脈絡以類似的措辭來指稱這種市場心態的實踐：如(對勞動、土地及貨幣的)商品**描繪**(commodity description)，(為了出售而生產的)商品**假定**(commodity postulate)，以及**藉助商品概念**(with the help of the commodity concept)等等。以高夫曼式的術語來重述，商品虛構就是商品**框構**(commodity framing)，是透過特定的**語言使用和情境界定**(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來建構事物的商品特性和社會關係。這個(重新)陳述,這不正是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對**論述的基本預設**?(見下文)

結語：從商品虛構到Polanyi式的批判論述分析？

商品虛構揭示了虛構商品得以形成、“economic”的兩個意義得以相符,以及自我調節市場得以主導所嵌置之社會脈絡的整體歷史過程——亦即Polanyi描述的整個鉅變——的**論述面向**。這個商品虛構可以重新概念化如下：**商品虛構是一個社會藉以將市場心態作為自身組織原則、將形式經濟學等同於實質經濟、將複雜多樣的人類動機簡化為經濟動機的論述運動**(discursive movement)。就這個意義而言,商品虛構是虛構商品之不可或缺的組成**概念**,加上雙重運動和社會鑲嵌,構成Polanyian**整體性分析之完整的方法學概念**。

前面提到的批判論述分析,主要是考察社會權力濫用、優勢地位和不平等在社會和政治脈絡中透過文本和言談而執行、再製和抗拒的方式(Fairclough, 1992),而「批判的」(critical)則強調「揭露論述之意識型態基礎在時間過程中被自然化,致使我們將之視為共同的、可接受的和理所當然」的特徵(Smith, 2007)。事實上,Polanyi的**整體性分析與批判論述分析在方法學及批判精神方面有高度的親和力**(elective affinity),從而提供了一種Polanyi式批判論述分析的可能性⁷。

7 很少有學者注意到Polanyi整體性分析中的論述分析向度,如Block and Somers(1984: 69)從Polanyi著作中抽離出方法學原則(制度分析的重要性、隱喻的角色,以及多層次分析的處理),並未包含論述分析。少數的例外是Lewis(1991),他認為Polanyi的方法展現出亞里斯多德概述的修辭學研究的特色。對亞里斯多德來說,修辭是批判的和探究性的(investigative):探索正義和行動的修辭學。而修辭學是「觀察任何案例中有效說服手段的能力」,「修辭學探究有關所思慮對象的另類機會(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而Polanyi的論證一方面呈現唯經濟論的謬誤,一方面提出替代可能性。

首先，各類型的批判論述分析雖有共通的精神，卻無統一的理論和分析架構。比如說 van Dijk (1985) 提出對平面媒體新聞結構的系統性分析，聚焦於諸如標題或主題這類總體結構，並以重要關聯和新近的原則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and recency) 來說明新聞的實際結構。Fairclough (1992) 認為考察一個文本可以從其社會文化層次、論述實作層次，以及文本分析層次，來理解文本在其中被生產的脈絡、被接收的方式，以及本身的細節。各類型的批判論述分析，提供現成的分析架構選項，來考察商品虛構的論述如何藉由各種媒介和溝通形式起作用。

其次，「以商品虛構為組織原則」涉及人性預設、社會關係、制度形式及文化信念之「與自我調節市場相適應」的重組或改變，將虛構商品自然化為客觀特定生產要素的趨勢，則導致「經濟價值源自事物之內在永恆的性質」錯謬信念 (Jessop, 2007: 119)。在 Polanyi 整體性分析中重新發現「商品虛構」的新意在於：體現於虛構商品之形式意義與實質意義的相符，亦即，使社會自身與自律市場相適應的現象，是商品虛構作為涉及廣泛社會文化架構的重構之論述運動的結果，因而商品虛構或商品框構也是自我調節市場「脫嵌」(disembedding) 這個政治計畫 (political project) 的重要組成部分⁸。這也深化了雙重運動的意涵：市場力穿透社會諸領域的前提，是藉助商品虛構而使市場心態成為主導的意識型態，因而，也是保護性反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對商品虛構的抗拒、對市場心態的批判，也是「重新嵌置」(re-embedding) 的保護性反向運動之重要面向⁹。James Clifford 對民族誌的反省，頗能呼

8 第十屆 Karl Polanyi 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rket Economy as a Political Project* (2007) 聚焦於脫嵌 (disembeddedness) 概念，然而並非把「脫嵌」看成一個社會學現實，而是一個政治計畫 (political project)，藉由立法行動制訂及意識型態攻勢合法化的制度變遷而實現，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於其中扮演關鍵角色。(Bugra 2007: 4)

9 Guyer 認為 Polanyi 對虛構商品和雙重運動有三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宣稱，其中之一

應 Polanyi 對「虛構」的重視：

稱民族誌為虛構(fictions)……表達了文化和歷史真理的不完全性(partiality)，暗示它們是如何成為系統化的和排除性的。民族誌寫作就「製造或塑造出來的東西」(something made or fashioned)的意義而言，可以很正確地被稱為「虛構」……從更接近尼采而不是現實主義或闡釋主義的觀點來看，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謊言」而變得可能。(Clifford, 1986: 6；我的強調)

Servet (2009: 77-78)對 Polanyi 使用「虛構」一辭的理解，則進一步勾勒出一個 Polanyi 式批判論述分析的旨趣：

如果「虛構的」和「虛構」有甚麼意義，那麼 Polanyi 描述或批判的主要目標就不是市場體系的真實效應，而是這個原則的理念性建構(ideal construction)，解構這個原則是摧毀我們對該原則及其對社會關係制度之實效的信仰。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許甘霖，2008，〈重新發現或重新發明？「第十屆國際 Karl Polanyi 研討會」會議紀實〉，《台灣社會研究》，第六十九期，頁 323-335。

西文部分

Adamana, Fikret, Pat Devine and Begum Ozkaynak. 2003. "Reinstituting the Economic Process: (Re)embedding the Economy in Society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2): 357-374.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1984. "Beyond the Economic Fallacy: The Holistic

是：他將虛構性(fictitiousness)看成社會與脫嵌經濟(the disembedded economy)間持續的歷史爭戰。由於真實商品形式一直無法包含虛構商品的所有屬性，虛構商品仍然看得出來是虛構的(Guyer, 2009: 216)。Adaman, Devine and Ozkaynak (2003)也認為，Polanyi 的雙重運動和虛構商品觀念隱含一個重新嵌置(re-embedding)的政治目標。

-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ck, Fred. 1987. *Revising State Theory: Essays in Politics and Postindustrial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ğra, Ayşe and Kaan Ağartan (eds.), 2007.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rket Economy as a Political Proje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uğra, Ayşe. 2007. “Introduction.” in Buğra and Ağartan (eds.),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rket Economy as a Political Project*.
- Clifford, James.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 in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1-26. Cali.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uyer, Janel. 2009. “Composites, Fictions, and Risk: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Price.” in Han and Hart (eds.), Pp.203-220.
- Jessop, Bob. 2007. “Knowledge as a Fictitious Commodity: Insights and Limits of a Polanyian Perspective.” in Buğra and Ağartan (eds.), Pp.115-133.
- Lewis, Margaret. 1991. “The Age of Demanded: The Rhetoric of Karl Polanyi.”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5 (2): 475-483.
- Marx, Karl. 1990[1867] · 《資本論》· 第一卷(*Capital*, vol. 1) · 台北：時報。
- McClintock, Brent and James Ronald Stanfield. 1991.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Lessons from Karl Polanyi.” in Mendell and Salée (eds.), Pp.50-65.
- Mendell, Marguerite and Daniel Salée. 1991. *The Legacy of Karl Polanyi: Market, State and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Offe, Claus. 1984[1982]. “Reflection o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An Interview.” Pp.252-299 in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 Offe, Claus. 1984[1980]. “Some Contradictions of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Pp.147-161 in idem.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Offe, Claus. 1985[1982]. “The Future of the Labor Market.” Pp.52-79 in idem.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of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Polanyi, Karl. 1957[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anyi, Karl. 1968[1947].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in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Pp.59-77.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anyi, Karl. 1968[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Pp.139-174.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anyi, Karl. 2001[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airiti
- Polanyi, Karl 著，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1989，《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新橋譯叢。
- Polanyi, Karl 著，馮剛、劉陽譯，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Servet, Jean-Michel. 2009. "Toward an Alternative Economy: Reconsidering the Market, Money, and Value." in 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eds.), *Market and Socie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day*, Pp.72-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ennifer L. 200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 Nursing Research." *Nursing Inquiry* 14(1): 60-70.
- Stanfield, James Ronald. 1986.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Polanyi: Lives and Livelihoo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van Dijk, Teun A. 1985. "Structures of News in the Press." in van Dijk (ed.),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Pp.69-93 . Berlin: De Gruyter.
- van Dijk, Teun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Inc.